

看世界

□ 孙昌岳

## “退群”成瘾！

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即将成真？1月22日，美国向联合国提交退出世卫组织的通知已满1年，满足了正式退出所需的程序性条件。美国可不只想退出这一个群。今年1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包括31个联合国实体和35个非联合国组织，理由是这些组织“不符合美国利益”或存在管理问题。有媒体系统梳理了这串长长的“被退群榜单”，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国妇女署，到国际可再生能源署、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涉及领域极其广泛。

就在外界还在消化这波“退群潮”时，华盛顿方面又高调抛出加沙“和平委员会”的构想，向约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发出邀请，特朗普自己打算出任“终身主席”。章程草案规定，“成员国”只要在生效首年捐款超

过10亿美元，便可成为不受3年任期限制的“永久成员”。不少西方外交官私下戏称，这是“特朗普版联合国”。

一边从老牌多边机制中不断抽身，一边忙着“另起炉灶”搭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小圈子”——美国这套“拆旧建新”的组合拳，正在改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全球治理版图。

美国政府给出的理由非常“直白”：这些国际机构职能冗余、管理不善、浪费资金，甚至“推进与美国利益相悖的意识形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继续向这些机构输送资金“已不可接受”。然而，细究可知，指责国际机构不行的潜台词实为“不符合美国利益”，恰好又证实了这些多边框架内的话语权天平正在发生位移。无论是一国一票的联合国大会，还是新兴经济体话语权不断增强的各类国际机构，美国“一言堂”的时代正在远去。当多边议题的走向不再完全由华盛顿“定调”时，“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工具主义逻辑便被推向台前。

从更深层次看，这波“退群潮”背后是沉重的国内财政压力。美国国债已逼近40万亿美元大关，年利息支出高达万亿美元，国内基础设施老化、产业空心化、贫富分化加剧等结构性问题交织。在此背景下，白宫将每笔国际承诺都置于“成本—收益”的天平上反复“称量”，不过是“美国优先”的又一例

证而已。

然而，国家信用并非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而是一整套行为模式沉淀而成的市场预期。一个习惯在规则问题上“掀桌子”、在底线和红线上反复蹦跳、在会费问题上甘当“老赖”的大国，频繁向世界发出不可预测的信号，必然导致全球投资者对其政治稳定性和政策连续性的评估趋于谨慎。

市场最害怕的不是某个具体政策的调整，而是规则本身变得不再可信。近年来，从将美元结算体系武器化到冻结主权国家外汇储备，再到频繁退出国际条约，这些行为叠加，正在不断削弱市场把美元作为“终极安全资产”的心理基础。近期黄金价格持续走高，多国央行加速增购并将存放在纽约联储的黄金运回本国，以最原始的方式对冲信用风险，正是这一情绪的直观反映。

美国的“退群+建群”策略，也为其盟友体系制造了一道左右为难的选择题。欧洲一方面在应对气候变化、维持多边贸易等问题上与美国渐行渐远，另一方面又难以彻底切割对其在安全等事务上的依赖；日本、加拿大等传统“跟班”虽然在公开场合保持“谨慎低调”，私底下却在加快布局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在这样的拉扯中，美国构建的那些以“付费入会”“终身主席”为特征的“新圈子”，更

像是一种对内安抚、对外炫耀的政治表演，而非真正能够替代已有多边体系的稳定力量。多国对所谓“和平委员会”的反应普遍冷淡，已充分说明问题。

“退群”的直接后果已然显现。世界卫生组织因美国欠费面临5.6亿美元至6.5亿美元预算缺口，被迫裁员超40%，关闭多个区域办事处，疫苗分发、疫情预警等核心职能收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虽提前布局筹资，但美国退出仍导致其在文化遗产保护、跨国教育合作等领域影响力下降。

对美国而言，“退群”或许能节省短期开支，但从长远看，这是在拆毁自己花了80年时间搭建的全球商誉，最终可能会动摇美元的根基。

顺便说一句，虽然美国“退群”已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新鲜事，但“退群”之前，是不是该把拖欠的会费先补交了？

悦读

□ 肖瀚

## 又一个“摩登时代”

查理·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社会风貌的缩影。电影的男女主角生活在自动化生产时代，两人梦想通过在流水线上辛勤工作，在郊区买一套房子，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最终他们实现梦想了吗？电影并没有揭晓答案，而是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结局——这对恋人走在一条崭新却荒凉的道路，前方是不确定的未来。

如今，人类社会再次迎来类似的时刻。只不过，这一次，未来的不确定性并不是源自流水线，而是源自人工智能（AI）。

从蒸汽机到电力、从铁路到互联网，以新技术为标志，人类社会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爆发性增长，也一次又一次在新技术伴生的金融泡沫中磕得头破血流，而随之而来的“黄金时代”，其实是幸存的人们艰难地站起身来，拍拍身上的土，继续前行的结果——这就是英国经济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教授卡洛塔·佩雷斯在其20多年前出版的经典著作《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提出的核心观点：推动经济周期循环往复的关键力量，或许就隐身在技术革命中。

作为现当代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卡洛塔·佩雷斯成功预测了世纪之交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产业发展格局，这也让《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成为全球投资人、政策研究者反复研究的经济学经典著作。如今，随着AI的蓬勃，这一研究成果再度受到广泛关注。

《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梳理了过去2个多世纪以来发生的历次技术革命，发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结构性规律：每次值得被后世称为技术革命的周期，都遵循“技术突破→金融狂热→泡沫破裂→制度重构→黄金时代→技术耗竭”的框架。由此，作者提出了一个猜想：金融危机不一定

是衰退的开始，但它一定是技术“换挡”的必经之路。

佩雷斯认为，生产力的爆发性增长和金融狂热的迸发总是相伴而生的，一旦市场判断新技术可能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就会有无数资本疯狂涌入，这意味着，这些新技术以及其所关联的产业迟早都会进入“泡沫阶段”。因此，在她看来，“泡沫究竟存不存在”其实是个“不值得被探讨的话题”，其答案早已不言自明。用她的话讲，这只是“技术体系与金融系统相互影响的系统性产物”，也是“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功能性分离的表征之一”。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泡沫什么时候会破裂，以及当新技术进入泡沫破裂后的“冷静期”时，能否广泛服务社会。这一论断被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欧盟多国政策研究机构认可，并被业界誉为“理解资本周期、产业更替与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基础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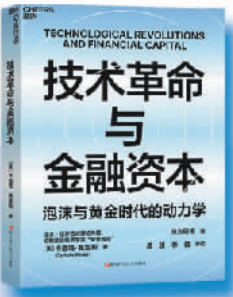
尽管周期最终会推动新一轮发展，但过程大多数时候是痛苦的。在某个阶段，经济会以一种人们无法理解的速度繁荣起来，而后又在无数人反应不过来的时候突然崩塌。作者认为，这主要是技术的“时滞效应”所导致的，技术革命的“果实”总是需要经过一段“时滞”后才能被广泛“采摘”。从新技术的诞生到新产业的崛起，再到彻底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习惯，往往会经历几十年的适应期和吸收期。在这个阶段，不同产业、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增长率差异会比以往更大。

作者特别提到了周期中的金融狂热阶段。在这个阶段，投机、危机等现象往往会集中出现，就业结构、收入分配很可能呈现出短期急剧恶化的趋势，而上蹿下跳的股市也会成为不少投资者的梦魇。作者认为，这是最容易“引起人们不安与政策误判的阶段”，因为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

此时的社会愤怒情绪会直指新技术本身，认为其破坏了经济运行的秩序。但其实，这并不是新技术的“锅”，真正的问题在于现有的制度框架与新技术并不“适配”。现有框架是根据上一代技术逐步演进而来的，很可能并不适用于新技术。进一步说，如果新技术“跳得够高”，在旧有框架上修修补补甚至都变得不再可行，需要重新建立一整套新的框架，而这个重建过程必然更加复杂、更加漫长，也更加痛苦。

如今，我们正处于又一次技术浪潮的初期，未来正在不远处等着我们。智能、可持续和全球增长将带来新的巨大机遇，能不能搭上这列“黄金列车”，将关乎每个经济体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以上正是这本书值得在此时重读的原因所在。在全球资本深陷AI狂潮的今天，我们比过去几十年更需要理解技术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因为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不是一次简单的技术竞赛，而是一场文明级别的跃迁机会”。



法国制药业素来以优秀创新能力和良好质量口碑在国际舞台占据重要地位。

因为重视研发投入、人才培养和创新产业集群构建，法国既有世界级的顶尖企业，也有在细分赛道具备优势的中小型药企。

然而，面对药企利润被压缩、科研人才流失、国际竞争加剧和严格的监管制度，法国制药业承受巨大压力，如何应对光环下的“暗礁”备受关注。

法国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底，该国有260多家制药企业，400多个生产基地，形成了高度密集的产业布局。

不同体量的企业共同塑造了法国制药产业的强大实力。法国制药企业协会介绍，2023年，法国药品出口额达到334亿欧元，为法国带来20亿欧元贸易顺差，是法国第四大顺差行业。

法国制药企业协会2025年3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是全球第五大制药市场。按销售份额计算，法国制药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9%，在欧洲居第二位，仅次于德国。

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充满活力的产业集群和科研人才的培养，都是促使法国制药业繁荣的重要因素。

官方数据显示，整个法国制药行业近年来超过12%的营业额被投入研发。赛诺菲2024年研发支出已提升至营收的18%，益普生2024年则将营收的20%左右投入研发。

施维雅研发中心位于巴黎南部的萨克雷，与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为邻。研发中心建筑呈环形，聚集众多初创企业。“这里集中了法国约25%的研发活动”，施维雅研发执行副总裁克洛

## 法国制药业的

法国制药业素来以优秀创新能力和良好质量口碑在国际舞台占据重要地位。因为重视研发投入、人才培养和创新产业集群构建，法国既有世界级的顶尖企业，也有在细分赛道具备优势的中小型药企。

然而，面对药企利润被压缩、科研人才流失、国际竞争加剧和严格的监管制度，法国制药业承受巨大压力，如何应对光环下的“暗礁”备受关注。法国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底，该国有260多家制药企业，400多个生产基地，形成了高度密集的产业布局。不同体量的企业共同塑造了法国制药产业的强大实力。法国制药企业协会介绍，2023年，法国药品出口额达到334亿欧元，为法国带来20亿欧元贸易顺差，是法国第四大顺差行业。法国制药企业协会2025年3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是全球第五大制药市场。按销售份额计算，法国制药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9%，在欧洲居第二位，仅次于德国。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充满活力的产业集群和科研人才的培养，都是促使法国制药业繁荣的重要因素。官方数据显示，整个法国制药行业近年来超过12%的营业额被投入研发。赛诺菲2024年研发支出已提升至营收的18%，益普生2024年则将营收的20%左右投入研发。施维雅研发中心位于巴黎南部的萨克雷，与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为邻。研发中心建筑呈环形，聚集众多初创企业。“这里集中了法国约25%的研发活动”，施维雅研发执行副总裁克洛

出口市场份额流失，主要原因包括企业利润压缩、科研人才流失和某些严格制度遏制创新等。

法国医药咨询机构IFIS集团说，多年来，法国制药市场增长一直乏力。药品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停滞不前，背后是对药品用量和价格的严格控制。2023年，虽然法国药品净销售额增长了3%，达到261亿欧元，但这没能有效改善医疗领域公共财政，法国医保的赤字近年来仍在增长。

人才流失也是困扰法国制药界的难题。法国《世界报》援引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部的数据介绍，该国35岁研究人员月收入平均约为3600欧元，这样的薪资在欧洲缺乏竞争力。法国全国科学工作者工会2024年报告指出，高等教育和公共研究领域是不稳定就业的重灾区，不稳定就业率高达33%，年轻研究员和女性研究员首当其冲。编制不足、以项目经费替代固定岗位薪酬等因素导致人才不断出走。

在药品审批等方面，欧洲严格的法律法规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国制药业发展，有关程序带来的延误和成本可能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构成障碍。

（据新华社电）

本版编辑 韩叙 王一伊 美编 倪梦婷 来稿邮箱 gjb@jrb.cn